



新光曲終留芳韻 珍貴資料須保存

逾半個世紀歷史的北角新光戲院，將於3月3日結束營業，新經營方將拆建改作社區教會用途。從此英皇道上這街角一隅，將不復再聞粵劇鑼鼓喧天之聲與老信聲腔繞樑之盛，對中老年一代戲迷觀眾來說，無不若有所失，依依難捨。

葉中敏

確實，在新光戲院由八十年代初開始演出粵劇以來，本港粵劇伶人不論新舊大小，可以說沒有不在新光踏過台板的。而新光作為主要粵劇演出場地而聲名鵲起，得到業界和觀眾認可擁護，亦有其一定的天時地利人和原因。

早期新式會堂難切合戲曲演出

早年的香江，曾是粵劇「大碼頭」，紅伶薈萃，薛馬爭雄，群芳競艷，班霸林立，專門提供粵劇表演場地的戲院也夜夜弦歌不絕，港島有高陞、太平，九龍有普慶、東樂，還有放映「西片」為主的銅鑼灣利舞臺其後也成為任白「仙鳳鳴」的專屬場地。但曾幾何時，粵劇式微，地皮有價，專演粵劇的戲院也紛紛走上了停業拆建之途，當時仍在努力維持演出的老信也因此要面對場地難求之嘆，有場地、院租貴，成了當時粵劇起班的最大困難。

事實是，作為粵劇或其他戲曲演出場地，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在戲院劇場的設施方面有很多特定的要求，並不是有一個舞台就可以「響鑼鼓」。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自六十年代開始興建的政府會堂。本來，有關設想是無可厚非的，粵劇可以有租金相對便宜的新式會堂演出，當年最「威水」的香港大會堂，開幕演出就是由麥炳榮、鳳凰女、梁醒波、譚蘭卿擔綱的「大龍鳳」劇團首演《鳳閣恩仇未了情》，演出大受歡迎，主題曲「一葉輕舟去，人隔萬重山」唱到街知巷聞。

但是，成功背後，幾位大老信以至全體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卻吃了不少苦頭，首先，大會堂是按綜合演出設計的，跳芭蕾舞的地板如果不改鋪上厚厚的地毯，穿上厚底高靴的演員隨時會「跌腳」跌倒，「打北派」翻筋斗就更攞命；化妝間設備是一流，但設在樓上，演員化好妝穿上厚重的戲服由樓梯走下來，真是一步一驚心。還有設在舞台下方的樂池，對大戲「棚面」師傅來說更是啼笑皆非，不能坐在台口望着演員的演出又如何可以緊密配合？更不要說後台必須要供奉華光先師牌位和香燭長燃了。

▶ 新光戲院屹立北角53年，有「粵劇殿堂」美譽。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



▲ 演出前一晚，凌晨一時新馬師曾在新光綵排，合演曹操的為京劇名角袁世海。作者供圖

▼ 《大公報》社長費彝民（左）是新光常客，探班與京劇名角劉長瑜合影。作者供圖



▲ 新馬師曾唯一一次在香港舞台上演出京劇，飾演《華容道》中的關羽，左為配演周倉的京劇名角孫元意，右為飾演關平的青年武生劉子蔚。作者供圖



▲ 新光戲院最後開放日，吸引大批市民打卡。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

新光應運而生 兩地紅伶薈萃



因此，在香江粵劇演出面對場地問題極大困擾的時刻，北角新光戲院應運而生及時頂上，提供了一個切合戲曲演出要求的場地，包括舞台後方就是化妝間，還有專供「衣箱」人員熨掛戲服、演員勒頭裝身的空間，樂隊在「下場門」一方有寬敞位置，台上演出情況一目了然，還有戲院門外有賣「油炸鬼」、「臭豆腐」的攤販、觀眾可以邊睇戲邊食嘢，舊日高陞、太平的感覺又返晒嚟矣。

然而，新光戲院的作用、價值和重要性，並不僅僅在於為本港粵劇界提供了一個較理想的演出場地，大大緩解了場地少、場租貴的「老大難」問題，更在於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開始，新光戲院承擔了一項重要的任務、發揮了獨特的作用，就是成為內地戲曲團體來港演出的陣地，成了傳播傳統中華文化和聯繫廣大觀眾、團結各界人士的重要「基地」。

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、六十年代初，內地文藝團體開始來港演出，最早的「中國民間藝術團」，有歌舞《採茶撲蝶》、《荷花舞》和京劇《將相和》、《除三害》等，演出於北角璇宮戲院，大受歡迎；一九六三年，北京京劇團由周總理親自過問拍板，來港演出，四大頭牌：馬連良、張君秋、裘盛戎、趙燕俠，攜同青年演員譚元壽、馬長禮、楊少春等六十多人強大陣容，在九龍普慶戲院公演，排隊購票的長龍通宵輪候，連演連滿一個月，當時身處台灣的「冬皇」孟小冬專門來港看戲，並在《大公報》費彝民社長的辦公室重晤故人，敘舊一番，傳為美談。

此外，還有由徐玉蘭、王文娟領銜的上海越劇團《紅樓夢》，由姚璇秋挑班的潮劇團《陳三五娘》，以及上海青年京劇團等相繼來港演出，都轟動一時，中老年一輩市民對鄉音都懷念不已，演出也起到了傳播文化歷史和家國情懷的重要作用。

如此在中央的直接關懷和高度重視下，有關部門進一步開展工作，由霍英東先生出面，成立「聯藝演出公司」，選定北角新光戲院為固定演出場地，改善座位及舞美燈光音響等設施，並加強宣傳聯繫工作，劇團來港舉行歡迎宴會，演畢謝幕由名人上台握手，還有拜客座談等活動，在當時產生了不可代替的團結作用。當時，主持聯藝公司及新光戲院演出實際工作的，有電影界資深製片人、演員黃曼曼的丈夫謝益之，因身材高大，人稱「杉叔」，「杉叔」工作態度十分認真、緊張，在後台忙前忙後，時間一到就揮動手上白手巾，高叫「鑼鐘」及「拉幕」，準時開戲，分秒不差；還有當時前身為「工人粵劇團」、後改名「南國粵劇團」的編劇張明、舞台監督仇勉勤，以及人稱「三妹」的花旦鄭潔蓮，以及代表霍英東參與的經理霍強，都是每有演出就在新光前後台一定看到他們身影的骨幹。而總其成負責及策劃的，是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李沖及宣傳部人員。

當年，新光戲院是演出場地，還租用了隔鄰僑冠大廈的兩層樓作為飯堂和宿舍，來港的內地劇團吃飯、住宿都在戲院樓上，初期人員外出都先要報告批准。



「女姐」重訪香江「任白」捧場

在新光肩負起此一專門接待內地劇團來港演出重責的過程中，最為津津樂道的，當然首推1980年的「女姐」紅線女重訪香江了。

紅線女早年紅遍省港澳，五十年代初借馬師曾北上，與香港觀眾睽違已久，電影《搜書院》及名曲《昭君出塞》仍風行一時。「女姐」抵港那天，紅磡火車站人山人海，擠滿了到來接車的同行好友及戲迷市民，還有大批記者採訪拍照，氣氛非常熱烈，「女姐」幾乎花了一個小時才能出站上車。

廣東粵劇團當年訪港，團中成員除「女姐」外，尚有羅品超、林小群、陳笑風、文覺非等多位名角，戲碼有《搜書院》、《蝴蝶杯》等，而其中最令戲迷狂喜的，是「女姐」與有「丑生王」之稱的梁醒波合作演出《刁蠻公主驍騎馬》，當晚新光座上，不僅坐滿早已排隊買票的戲迷觀眾，本港粵劇界大老信也幾乎傾巢而出，到來捧場，輕易不會入場睇戲的「任姐」任劍輝、「仙姐」白雪仙也成為座上客，堪稱盛況空前。

當晚演出，波叔與女姐久未同台，當然使盡渾身解數，一個嬌嗲，一個傻癡，鬥唱鬥做，詼諧百出，觀眾笑聲不絕，而最搞笑的是，劇情尾段駙馬被趕出新房「打地鋪」，公主於心不忍，開門放駙馬回房，這時波叔就像小孩「課地」般不肯起身，要公主拉他起來，誰知這一拉，女姐整個倒到波叔身上，兩人一同變作滾地葫蘆，多番也站不起來，兩人也笑成一團，最後要出動幾個宮女太監才把兩人攙扶起來，觀眾自是笑得前俯後仰。

演出期間，兩地紅伶頻頻歡聚，「仙姐」跑馬地家中宵夜雀局「直落」，「阿劍」龍劍笙拜「鑾哥」羅品超做契爺，學習「南派」小武功架。與紅線女當年在廣州八和戲校一齊學藝的「花旦王」芳艷芬也是盛情款待，當年同人還只是做了環「梅香」，在《六國大封相》中一同手持宮燈出場，兩人年輕貌美，台步婀娜，當日台下一「叔父」斷言：此對「宮燈」日後必成大器，果然獨具慧眼。而此種同行間數十載的情誼，以及由此而擴及觀眾市民層面的聯繫，可以說傳統戲曲藝術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，而新光戲院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載體，不少人在新光戲院重逢舊友故交，重拾對戲曲藝術的興趣，也有不少人是頭一次到新光看戲，從此打開了戲曲藝術之門。



▲ 紅線女在新光戲院的墨寶。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



▲ 京劇武生王立軍演出《三岔口》。作者供圖



▲ 粵劇名角羅品超、林小群合演《蝴蝶杯》。作者供圖

▶ 京劇名角、梅派傳人梅葆玖演出《穆桂英掛帥》。作者供圖



「伶王」新馬演京劇威風八面

在新光戲院好戲連場的當年盛況中，還有一段值得一記的佳話，就是「慈善伶王」新馬師曾登台演京劇。

新馬做大戲，中老年一輩戲迷當然耳熟能詳、如數家珍，但是新馬做京戲，相信沒有多少人看過，而在新光登台的那次亦是唯一的一次。當年，國家京劇團來港，在新光演出，陣容強大，有杜近芳、厲慧良、張學津、劉長瑜、袁世海等。當時的「班主」李女士與港台影劇圈人士相熟，而新馬私底下也常自詡當年與馬連良是好友，還曾向有「活關羽」之稱的林樹森學過「老爺戲」，結果多方游說之下，新馬也心動技癢，答應登台，演出《華容道》。京劇團方面當然歡迎合作，聯藝公司及新華社文體部也給予重視，強調全力支持配合，擴大團結與影響。

新馬平素登台，有名是「台上見」，鮮有什麼排練綵排，但這回演京劇，到底久疏戲陣，又是初次合作，也罕有地安排了在演出前一天晚上散戲之後，在新光台上走台說戲對唱腔。當晚演出於十時許結束後，演員樂隊都不許離場，大家在台上等「伶王」到來排戲。

好個新馬，凌晨一時過後，在「祥嫂」洪金梅和大隊人馬簇擁下，一身白色唐裝衫褲、手持一把摺扇，施施然到場，寒暄幾句後就開始排戲。當日合演曹操的是花臉名角袁世海，另一花臉演員孫元意演周倉、青年武生劉子蔚演關平。大幕拉開，先是袁世海飾演的曹操表演一段敗走華容道，然後下場；大幕再度打開，關羽幕後「悶簾」唱倒板：「耳聽得周將報曹操來到」，伶王果不愧是伶王，新馬這一句倒板，神完氣足，嗓音響亮，出場登上高坡，接過青龍偃月刀，擰髯口背刀一立，一個亮相，果然威風八面，氣勢十足，台下一片叫好聲。此唯一一次的新馬登台演京劇，為新光戲院留下了一項珍貴的紀錄。

好戲連場 迎接香港回歸祖國

新光戲院歷史上還有珍貴的一筆，就是九七回歸前夕，香港振興票房與北京京劇團合演名劇《紅鬃烈馬》，演員有名角梅葆玖及名票李尤婉雲等。當晚振興會長李和聲精心安排，前面的戲碼加長，演至十二點，大銀幕放下，轉播回歸典禮會場，英國旗降下，五星紅旗升起，全體演

員觀眾共同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，然後舞台上又回復到《大登殿》的演出。

新光戲院偃旗息鼓，粵劇界少了一個演出場地，觀眾戲迷也少了一個看戲的好去處，令人扼腕嘆息。新光戲院見證了本港戲曲演出繁盛、內地文藝團體活躍來港演出交流、推動兩地交流及弘揚國粹和歷

史文化的光輝時刻，留下了不少極其珍貴的記錄。今天，拆建厄運如已無可避免，當年聯藝公司與新光戲院的珍貴資料必須得到妥善整理和保存，不但對港人是一份美好回憶，對國家的戲曲藝術事業承傳也將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資料財富，希望能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，及時關注和處理。